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刘呐鸥
穆时英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055

055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55, 刘呐鸥、穆时英卷/

徐俊西主编; 李楠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865-4

I. ①海… II. ①徐…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74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刘晶晶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55

刘呐鸥 穆时英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李 楠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5 字数 315,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65-4/I·2968 定价: 43.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刘呐鸥

游戏	3
风景	10
热情之骨	16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24
礼仪和卫生	31
残留	46
方程式	55
杀人未遂	62

穆时英

小 说

黑旋风	71
-----------	----

南北极	83
断了条胳膊的人	110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130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153
Craven “A”	174
夜	189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197
黑牡丹	207
白金的女体塑像	216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225
街景	239
五月	245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297
上海的季节梦	302
我们这一代(第一章“上海风云”)	349

散 文

丽娃栗姐村	384
两个恋	386
篮球房私语	388
篮球房录音	390
文学市场漫步(一)	392
文学市场漫步(二)	394
文学市场漫步(三)	396
怀乡小品	398
无题	403

编后记	407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09

游 戏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

空气里弥漫着酒精,汗汁和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都沉醉在高度的兴奋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作着娇态唧唧地细谈着的姑娘。那面,手托着腮,对着桌上的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是一个独身者。在这嬉嬉的人群中要找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桌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

——呵呵呵呵。

——有什么好笑呢?

——笑你样子太奇怪啦,瞧,你的眼睛满蓄着泪珠哪!

大概是多喝了点“车厘”吧!但是除了酒,我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安慰,移光,你相信吗?我今天上午从朋友的家里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时候,我觉这个都市的一切都死掉了。塞满街

路上的汽车，轨道上的电车，从我的身边，摩着肩，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都从我的眼界消灭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那街上的喧嚣的杂音，都变做吹着绿林的微风的细语，轨道上的辘辘的车声，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响。最奇怪的，就是我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将出来。我猛吃了一惊，急忙睁开眼睛定神看时，原来是伏在那劈面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上的一只山猫的毛皮。这实在不能怪我，山猫的祖先原是老虎，因为失了恋爱，正在悲哀的时候，被猎户捉去饲养，变成了猫儿，后来又想起它的爱人，走到山野里去，所以变了山猫的。总之，我的心实在寂寞不过了。倘若再添这些来时，或者我的生命的银丝，载不起它的重量，就此断了。我只……

——到底你今天怎么啦，这么多的话语？

——……！

他不答，只瞟了她一眼。这时他才知道一盒的火柴都一根根被他折断了，弄得满身都是碎梗。

忽然空气动摇，一阵乐声，警醒地鸣叫起来。正中乐队里一个乐手，把一枝 Jazz 的妖精一样的 Saxophone 朝着人们乱吹。继而锣，鼓，琴，弦发抖地乱叫起来。这是阿弗利加黑人的回想，是出猎前的祭祀，是血脉的跃动，是原始性的发现，锣，鼓，琴，弦，叽咕叽咕……

经过了这一阵的喧哗，他已经把刚才的忧郁抛到云外去了。

——跳吧！

他放下酒杯说。

两个肢体抱合了。全身的筋肉也和着那癫痫性的节律，发抖地战栗起来。当觉得一阵暖温的香气从他们的下体直扑上他的鼻孔来的时候，他已经耽醉在麻痹性的音乐迷梦中了。迷朦的眼睛只望见一只挂在一个雪白可爱的耳朵上的翡翠的耳坠儿在他鼻头上跳动。他直挺起身子玩看着她，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

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腴的嘴唇，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他想起她在街上行走时的全身的运动和腰段以下的敏捷的动作。她那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但是，当他想起这些都不是为他存在的，不久就要归于别人的所有的时候，他巴不得把这一团的肉体即刻吞下去，急忙把她紧抱了一下。

——步青！

她叫了一声，眼睁睁地望着他。

——……

他只默然，眼睛尽管地发焰。

——步青，他快要来了，你知道吗？大概后天吧！他的信说H地的他的工厂最近闹了风潮，忙得避身不开，但是现在已经解决，大约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这儿来。他还说来时要买一辆“飞扑”，和雇两个黑脸的车夫送给我哪！

——你真的要跟他去吗？

——或者，看那个时候我对他的感情怎么样。

——你爱着他吗？

——不，但是我觉得他还可爱，卓别灵式的胡子，广阔的肩膀。前一趟他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半天的话，后来呢，说我的颈部多么美丽，就把我搂入怀里，就在颈部上任力吻了一下。那时我险些昏了过去，因为从没有人说过我的颈部是怎么样好看的。他是一个爽快的汉子。跟从他是可以不时快快活活地过活的。不像你太荒诞，太感伤，太浪漫的，哈哈！……

这晚他们从那儿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电光炫耀着的门口除了只留着数辆的汽车以外，街上四下里已经静悄悄的了。两排的街灯在那濛濛的白雾里露着像肺病的患者的脸一样的微弱的光线。远远地只听见着修路工人的铿铿的锤声。树荫里，鸱枭忽然叫了两声。

——我们走一点路吧！

他们于是互相拥抱着，漫步着，向那朦雾的深处跑去——一个想着后天的“飞扑”，一个想着要从他的怀里溜出去的这鳗鱼式的女子。

一天下午，在办公室里，他拿着一枝红色的铅笔，正在点写时，忽然台子上的电话响了。

——步青吗？啊，是的。他今天走了。我们昨天么，去坐车，晚上么，去看美琪白兰妮。他在我家里住了一夜，说那面还有点事情，要先回去。我大概再过几天也要离开这儿了。你忙吗？要不要来看看我的“飞扑”。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真正美丽，身体全部绿的，正和初夏的郊原调和。它昨天驰了一大半天，连一点点吁喘的样子都没有，你说可爱不可爱？对啦，今天不要你来，我来找你吧！……不，不，我们在 C 公园相会吧！差不多……五点半！听见了吗？你怎么不说，让我一个人，……生气了，是么？我刚洗好澡，还没有穿衣衫哪！好了，五点半，别弄错，你的嘴唇来……

他放下了听筒的时候，什么也再想不出来了。他的耳朵充满着她可气又可爱的声音，眼前只见她的影子在跳动——她刚出浴的肢体，湿了水的短发，不穿袜子的足趾……他只发呆地默然坐着。

壁上自鸣钟打了五下，他就胡乱地把台子上的东西整理一下，拿下帽子就走。

一路上他想，她像是真的要走的了。但是她不是爱着我么？她从来对于我的爱情是虚伪的么？不，谁也不相信她会撒谎的。你看她说她爱着我的时候的那个神经质的嘴唇和那对焰光射入的眼睛哪！至少她在说她爱着我的时候，她是不骗我的。就是这会她也是爱着我的，我相信。但是她却要走了？

黄昏的公园，游人是不少的。两个卖笑妇孜孜的笑着从他前面走过。一个素服的牧师坐在花荫下看书。两只蝙蝠从那蔓藤中飞了出来，在低空中打了几个圈子，又向池塘那面柳丛里飞去了。他就找出一条空椅在那蔷薇满开的篱边隐处坐下。微风，和湿润的土味吹送来了一阵的甜蜜的清香。这大概是从过于成熟、腐败在树间的果实来的吧！黄昏渐渐爬近身边来，可是人们却一个也不想走，好像要把这可爱的残光多挽留片刻一样。忽然在他的眼前的微光里，一对脆弱的肉色的女足现出来了。

——你这个人，真……怎么躲藏在这儿，给人家找了好一会。

她气冲冲地说。

——那劳您的玉驾了。

说着他站了起来。

这是五层楼的一室，他凭着栏杆往外面望。黑魑魑的空中罩住一片生活的红光，下底是一片的灯海。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只露着不明了的轮廓，像海底的沙堆一样，垒在他的眼底下。近处一条灯光辉煌的街道，像一条大动脉一样，贯串着这大都市的中央，无限地直伸上那黑暗的空中去。那中间的这些许多夜光虫似的汽车，都急忙动着两只触灯，转来过去。那面交错的光线里所照出来的一簇蚂蚁似的生物，大约是刚从戏园滚出来的人们吧！

他这天薄暮，出了公园，陪她去看了第二次的日戏，后来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简单地吃了一餐大菜，就被她扭到这儿来了——说是要同他谈一夕离别的话。

忽然一只手腕搭上他肩膀。

——看什么？外面有什么好看呢？来吧！我们来谈话吧！

她扭扭扯扯一定要拉他到里面去。不提防，跄了一步，踏不上阶段，哇的一声，滑了一跤，他急忙挽她起来，扶入房里，使她坐下。她在灯光下，褪下袜子来看，埋怨地说，

——叫你好好进来，你不要，你看哪，皮都卷起来了。

他看她雪白的脰上有了两三点的血珠，就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新鲜的手帕，忙跪下去，给她拂拭。忽一阵强烈的温气，从她胸脯直扑过来，他觉得昏眩，急想起来时，两只柔软的手腕已经缠住了他的颈部了——鼻头上是两颗火辣辣的眼睛，鼻下是一粒深红色的樱桃。他像触着了电气一样，再想回避也避不得了。

雪白的大床巾起了波纹了。他在他嘴唇边发现了一排不是他自己的牙齿。他感觉着一阵的热气从他身底下钻将起来，只觉呼吸都困难。一只光闪闪的眼睛在他的眼睛的下面凝视着他，使他感觉着苦痛，但是忽然消失了。贞操的破片同时也像扯碎的白纸一样，一片片，坠到床下去。空中两只小足也随着下来。他觉得一切都消灭了。

——你真瘦哪！

一会儿，她抚弄着他的头发说。

——你怎么这样地战栗；真不像平常的你。你怕，是不是？

——不，我不怕。你爱我吗？

——怎么！这不是证据吗？

——那么，他呢？

——他？啊，我知道了。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在这会儿想起他来了？我对你老实说，我或者明天起开始爱着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没有爱谁的。你呢？你爱我吗？

——你知道的。

——那不是好了吗？还有什么话说。你我都有权利的哪！

——他要问你要呢？

——不会，他那种爽快的人，是不会发起这种疑问的。就是他问，我只对他说我跟别人家的女儿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好了。

——他相信吗？

——怎么不相信，就是老练家也有错误的……

——但是他不相信呢？

——那我们管他不着了。文雅的人总知道女人是不常说真实